

魏晉南北朝文論選

鄭在瀛譯注

黄石師院中文系
古典文學教研室

编写说明

我国的文学批评起源很早，在先秦典籍中已经有了关于言辞和文学方面的见解，但只是一些片段的资料，并未形成专门论述文学的文章。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空前提高，品评文章的风气大为盛行，不仅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专题论文，而且出现了全面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论述范围广泛，析理周密精深，成就辉煌，影响深远，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为了帮助中文系学生了解一点古代文论知识，我们编注了《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作为选修课教材试用，以应目前之急。入选篇目不多，仅仅起一个举隅的作用。

编写体例分五个部份：原文、注释、译文、解说、作者简介。从《文心雕龙》中选出的篇目，依据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等作了某些校改。为节省文字，未一一注明。注释部分力求详细易懂，前面已作注释的，后面不重复。译文以直译为主，兼用意译，原文为散文，译文就译成散文，原文为韵文，译文就译成韵文。解说部份有分段解说的，也有抽出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解说的，详略不一，因实际情况而定。作者介绍都比较简单。由于自己闻见有限，错误之处一定不少，希望广大师生批评指正。

郑在瀛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录

典论·论文	曹丕	(1)
文赋	陆机	(13)
谢灵运传论	沈约	(39)
诗品序	钟嵘	(51)
文选序	肖统	(80)
文心雕龙·原道	刘勰	(97)
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	(110)
文心雕龙·明诗	刘勰	(131)
文心雕龙·诠赋	刘勰	(151)
文心雕龙·神思	刘勰	(165)
文心雕龙·体性	刘勰	(176)
文心雕龙·风骨	刘勰	(187)
文心雕龙·通变	刘勰	(198)
文心雕龙·情采	刘勰	(208)
文心雕龙·物色	刘勰	(222)
文心雕龙·时序	刘勰	(235)
文心雕龙·知音	刘勰	(265)
文心雕龙·序志	刘勰	(278)

典 论 · 论 文 曹丕

文人相轻^①，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②，
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③，与弟超书曰^④：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⑤，下笔不能

① 相轻：互相轻视。

② “傅毅”二句：傅毅：字武仲，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博学能文，曾作《七激》讽谏东汉明帝。东汉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同主持校对书籍工作。窦宪为大将军时，以傅毅为司马。早卒。现存诗、赋、诔、颂、连珠凡

二十八篇。班固：字孟坚，东汉安陵（今陕西咸阳县东）人。“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明帝召为兰台令史，升为郎，典校秘书。著有《汉书》、《白虎通义》、《两都赋》等。“伯仲”，兄弟的次序，

“伯”是老大，“仲”是老二。“伯仲之间”，是说两人相差不远。

③ 小之：小看他。指藐视傅毅。

④ 超：班超，字令升，班固的弟弟。

⑤ “武仲”句：属：连缀，缀辑。属文：写文章。兰

自休①。”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②，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③。”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④。

兴西阁台：汉代宫中藏书之处，由御史中丞兼管。后又设置兰台令史六人，主持整理图书和办理书奏的工作。

① “下笔”句：休：止。言其为文冗长拖沓，汗漫无统，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

② 鲜：少。

③ “里语”三句：里：里巷、民间。里语：民间谚语。弊帚：破笤帚。享：当也。

④ 孔融：字文举，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县）人。献帝时为北海相，后为曹操所杀。其诗文颇有豪气，现存《孔北海集》一卷。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东北）人。初为何进主簿，后归袁绍。袁绍败，归附曹操，军国书檄，多由他拟稿。现存《陈记室集》一卷。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①，于辞无所假^②，自咸

粲能诗善赋，才思敏捷，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品》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曾因避难往荆州依刘表，后归曹操。现存《王侍中集》一卷。

徐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人），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现存《中论》二卷、诗四首。

阮瑀：字元瑜，陈留（今河南陈留县）人。曹操辟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当时军国书檄，多是他和陈琳所作。现存《阮元瑜集》一卷。

应玚：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曹操辟为丞相掾属，转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现存《应德琏集》一卷。

刘桢：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东）人。曹操辟为丞相掾属。曹丕《与吴质书》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钟嵘《诗品》：“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五言之冠冕。”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现存《刘公干集》一卷。

① “斯七子”二句：“七子”即上述建安“七子”，“七子”之称，始见于此。遗：遗漏。

② 假：借。

以自骋骥騄于千里^①，仰齐足而并驰^②，以此相服，亦良难矣^③。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④。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⑤，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⑥，干之《玄猿》、《漏卮》、

① “咸以”句：骋：驰骋。骥：千里马。𫘧(lù) 骥耳，周穆王八骏之一。骥𫘧：泛指好马。

② 仰：恃也，恃其才而不相让。齐足：步伐一致，不相上下。并驰：并驾齐驱。

③ 服：佩服。良难：很难。

④ “盖君子”二句：君子：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审：检查、分辨。度：度量、衡量。斯累：指文人相轻而无自知之明的负累和毛病。

⑤ 齐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汉书·地理志》曰：“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虩峩之间兮’。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即是说，《齐诗》每句都有“兮”字，气势舒缓，徐干亦然。

⑥ “如粲”句：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均在，见于《全后汉文》卷九十；《征思》一篇今佚。

《圆扇》、《橘赋》^①，虽张、蔡不过也^②。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③。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④，以至乎杂以嘲戏^⑤。及其所善，扬、班俦也^⑥。

① “干之”句：《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载有徐干的《团扇赋》，《玄猿》、《漏卮》、《橘赋》今佚。

② 张、蔡：张衡、蔡邕。张衡：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善辞赋，以《二京赋》、《四愁诗》最著名。蔡邕：字伯喈，东汉人。博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又是著名书法家。

③ “琳、瑀”二句：章：奏章，臣僚上给天子的文章。表：臣僚为了说明事理、表白忠心而上给天子的文章。书：书信。记：各种记事的简牍。隽：杰出的（作品）。

④ 理不胜辞：文辞美好，而说理不佳。

⑤ “以至乎”句：“乎”相当于“于”。嘲戏：指诙谐戏谑的文字。

⑥ 俦：匹敌。扬：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著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解嘲》等；又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①，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②，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③。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④，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⑤，至于引气不齐^⑥，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⑦。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⑧。

“班”，班固，见前注。班固有《答宾戏》。

① 向声背实：向往虚名，脱离实际。

② “夫文”句：本，主体。末，枝梢。

③ 丽：这里指词采华丽。

④ “文以”二句：气：才气。清浊：高下，气清则上浮，气浊则下凝，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⑤ 曲度：曲谱。检：法度，规矩。

⑥ 引气：用气、运气。

⑦ 移子弟：传授给子弟。

⑧ 经：治理。大业、盛事：都是指伟大的事业。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①，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②，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③，周旦显而制《礼》④，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⑤。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⑥。而人多不强

① 常期：一定的期限。

② “是以”五句：是以：因此。翰墨：笔墨，借指文学创作。见：显现。假：借。良史：优秀的史官。飞驰：飞黄腾达的权贵。

③ 西伯：周文王在殷朝时，曾作过雍州州长。州长曰伯，雍州在西，故曰“西伯”。幽：囚禁。据历史记载，纣王曾将文王囚禁于羑里，文王因而推演《易》象以作卦辞。

④ “周旦”句：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他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改定官制，创制礼法。显：显达。

⑤ 隐约：困窘。康：安。加：转移，改变。

⑥ “夫然”二句：夫然：如此，这样。璧：玉的通称。贱尺璧而重寸阴：《淮南子·原道训》说：“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

力^①，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②，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③，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① “而人”五句：强力：奋发努力。慑：恐惧。流：放纵。遗：遗弃。

② “日月”四句：逝：往。迁化：变化。志士：有志之士。

③ “融等”三句：逝：逝世。唯干著论：曹丕《与吴质书》说：“伟长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中论》现存二卷。一家言：自成一说的著作。

〔译文〕

文人相互瞧不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傅毅对于班固说来，他的文才并没有差多远，而班固小看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武仲因为会写文章而做了兰台令史，他动起笔来总是没完没了。”人们善于看见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不只有一种体裁，各种体裁都会写的人真是少见，因此，各人以自己的长处，轻视别人的短处。俗话说：“家里有一把破扫帚，自以为抵得上一千金。”这是自丑不觉的弊病啊。

当今的文人，如鲁国人孔融、广陵人陈琳、山阳人王

粲、北海人徐干、陈留人阮瑀、汝南人应玚、东平人刘桢，这“七子”，学识渊博，无所缺漏，辞采富艳，无所因袭，都能以各人的才学驰骋在广阔的艺苑，他们并驾齐驱，不相上下。要他们互相佩服，也确实困难啊！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总是先检查自己然后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这种轻视别人的毛病，而写出公正的评论文章。

王粲以辞赋见长，徐干的辞赋有时虽嫌文体疏缓，但仍然是王粲的对手。像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等赋，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等赋，就是张衡、蔡邕的作品也不能超过它们。可是王粲、徐干的其他体裁的文章，就没有辞赋好。陈琳、阮瑀的奏章文告，是当今最出色的。应玚的文章平和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而不精密。孔融的文章格调、才气都很高妙，超出常人；然而不善于议论，道理不能胜过文辞，甚至于夹杂着诙谐、戏谑的文字。其中最好的，可与扬雄、班固的这一类文章相匹敌。

一般人看重前代的，轻视近代的，向往虚名而脱离实际，又无自知之明，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

各种文体的根源是相同的，分支之后就不同了。奏议这类文章应当写得典雅，书信和论文应当写得有条有理，铭诔这类文章应当注重真实，诗赋应当写得绮丽。上述四种文体是不相同的，所以善写文章的人只偏重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只有各方面都精通的“通才”，才能掌握好所有的文体。

文章以才气为主，才气有高、下两种不同类型，不能勉强达到。好像演奏乐曲一样：曲谱虽然相同，节奏也按照

同样的规定，由于用气不同，本性有巧有拙，即使技巧掌握在父兄的手中，也不能传授给子弟。

文章是帮助治理国家的大业，是不朽的盛事。人的寿命有终尽的时候，荣誉、快乐也只限于一生，二者到一定期限必然终止，不如文章能传之无穷。所以古代作家，把身心寄托在创作上，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文章上，无须借助于历史学家作传记，不必依靠飞黄腾达的权势者的吹嘘，而使自己的声名自然流传于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时推演《易》象以作卦辞，周公在政治地位显耀时制定《周礼》，既不因困窘而不从事著述，也不因安乐而改变创作意图。因此，古人看轻一尺长的美玉，而看重一寸长的光阴，惟恐时间从自己的身旁流逝过去了。可是一般人大多不努力，贫贱的则害怕饥寒，富贵的则纵情享乐，于是只谋求眼前的事物，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日月流逝，体貌衰老，一旦忽然死去，这就成了有志之士的最大悲痛。孔融等人已死，只有徐干著有《中论》，自成一家之言。

〔解说〕

《典论》是曹丕著的一部书，共二十篇。所谓“典论”，是指探讨各种事物的法则。《论文》是《典论》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批评专题论文。在此以前，散见于先秦诸子散文、两汉的《史记》、《汉书》、《法言》、《论衡》以及汉代学者解释《诗》、《骚》的言论中的那些有关文学批评的记载，仅仅是些片断的语录，不能算文学论文。《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结撰之作，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坏习气，指出

这种“各以所长，轻其所短”的原因是由于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缺陷。要避免这种“文人相轻”的积习，对建安“七子”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看重他们各自的特长，就必须“审己以度人”。只有“善于自见”，才有资格论文。接着作者对建安“七子”作品的优、缺点作了比较，褒贬适中，力求公允。作者又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那种“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倾向，从发展、变化的观点出发，说明“文本同而末异，”各种文体的形成是势所必然。他把文章分为四科，并且找到了一个初步的文学批评的标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从而推进了文体的研究。

《典论·论文》高度地评价了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不象汉代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号召作家们排除一切干扰，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创作，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一号召，无疑地对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在论述文与“气”的关系时，作者过多地强调天才、禀赋，忽视社会实践和艺术素养，这又是本文的局限。

〔作者介绍〕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付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代汉帝自立，国号魏，都洛阳，做了七年皇帝，死后溢“文”，称魏文帝。曹丕生长在军旅之中，精于骑射和剑术，又爱好文学，擅长诗歌、散文。他的诗歌，清丽浅显，情意缠绵，艺术成就较高。其中《燕歌行》是现存

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形成有一定的贡献。他的散文长于抒情、说理，《与吴质书》情致凄惋，亲切自然，对后世抒情散文有一定的影响。所著《典论》一书，共二十篇，大部份已散佚或残缺不全，完整的仅有《自叙》和《论文》两篇。他的诗赋共百余篇，有《魏文帝集》。

（三）七言诗的萌芽阶段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最早提出七言诗的理论文章。他在文中指出：“盖诗者，文之枝叶也。……故作诗者，以写气图真，亦复可以比兴，以寄意于物类。若乃杂以七言，又非其体矣。”这是对七言诗的最初认识。但曹丕的“七言”指的并不是真正的七言诗，而是指杂以七言的诗。他所说的“七言”，实际上是“杂言”，即“杂以七言”的诗。所以，曹丕的“七言”，并不是真正的七言诗，而是“杂言”。

（四）七言诗的初步发展
七言诗在曹丕之后，开始得到初步发展。曹植的《洛神赋》是七言诗的代表作。这篇赋以七言为主，兼用五言，句式参差错落，音节流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曹植的《洛神赋》标志着七言诗的初步发展。七言诗在曹植之后，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晋代，七言诗有了更大的发展。晋代的七言诗，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为代表，风格清新自然，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七言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 赋 并序 陆 机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①。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②。每自属文，尤见其情③。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④。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⑤。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⑥。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⑦。

① 窃：私下。用心：指写作上的苦心经营。

② “夫其”四句：夫：发语词。良：很。妍蚩：美丑。

③ 属文：做文章。

④ 称：符合，适应。逮：达到。

⑤ “故作”三句：盛藻：辞采华赡的文章。殆：大概。

⑥ “至于”四句：操斧伐柯：语出《诗经·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柯：柄。则：法则，式样。“良难”句：很难以语言表达。

⑦ 盖：承上启下之辞，含有大概如此的意思。具：都、全部。

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①。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②；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③。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④。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⑤；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⑦。

① 佇：久立。中区同“区中”，即天地宇宙之中。玄览：深远地观察。颐：养。《典》：《五典》。《坟》：《三坟》。汉代孔安国《尚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② 遵：循。瞻：看。纷：纷纭。

③ 劲秋：秋天肃杀，花叶败落，树木挺劲，故谓之“劲秋”。柔条：柔嫩的枝条。

④ 慄懔：寒慄危惧的样子。眇眇：高远的样子。怀霜、临云，喻志行高洁。

⑤ 世德：世代的功德。骏烈：盛大的功业。清芬：德行美好。

⑥ 林府：充实的府库。嘉：赞美。彬彬：文彩很多的样子。

⑦ 慨：有所感触的意思。投：丢下。援：取。宣：泄、发表。